

中原时评

■ 个论

养老保险改革不能总是“雾里看花”

近日,有媒体称多部委和专家在闭门会议上达成了延长养老保险15年缴费年限的共识。对此,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称,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但他表示,希望职工和居民参保者在有能力时先自愿增加缴费年限。(10月22日《京华时报》)

再一次激发公众热议的养老保险改革共识,最后被主管部门证明为“有限共识”。而且这种共识的基础相当薄弱,只不过是“研究机构的专家集体意见的表达”,相关部门并没有“表达意见”。这也就是说,所谓的弹性退休也好,延长缴费年限也罢,还没有形成养老保险改革政策动向,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这种状况公众其实并不陌生,“媒体报道——公众质疑——舆论讨论——部门否认”的路径,似乎成了养老保险改革政策动向的现实路径。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所谓的“媒体报道”还是“专家评说”,不过是窥见民意的一个窗口——先让媒体或专家投个石头,若是民意反响不大,则可进行步步为营的推进,若是反响强烈,再由政府相关部门出来否认,以尽快平息民意。隔一段时间,再如法炮制,通过炒作来反复强化,逐步消解其抵触情绪,引导公众

对改革意图进行接受。

这种说法虽然属于臆断,不过从实际上看,很多人显然已经陷入规律性疲态中,并对弹性退休和延长缴费有了相应的接受度。问题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固然是测试民意的一种有效方法,却并非什么高明之举。养老保险改革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必须尊重并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意需求。因而改革的意图和目的,手段和方法,措施和政策,都应当具有准确而清晰的说法,而不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通过不确定的信息制造分歧。

时下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专家谈、媒体曝、民间论呈现火热之势,但谁都对养老改革没有提供清晰的思路。养老改革究竟面临着什么困难,会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实现其时间表和路线图,没有来自官方的明确说法。我们往往看见的就是赞成与反对对立,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同时存在——同样作为人社部的人员,一边说“延长退休势在必行”,一边又说“就业压力过大,目前时机不成熟”。到了时下,就是“媒体报道的共识”不过是“专家的共识”。公众一直在追寻真相,但真相始终没有浮出水面。

那么,官方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其意欲将养老保险改革指向何方?很显然,政策制定者回避了公众最强烈的关切,并用“望民众自愿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制造了一个冷笑话。自愿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一直都事实性的存在,又何须主管机构“多此一言”?究竟要不要实施延长缴费,其时间限度如何,实现的基础是什么?是全面式的改良还是根本性的改革,如何实现制度性的公平,养老保险的并轨如何落实?如此等等的问题,才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构建改革共识的基础所在。

改革要形成共识,就不能在政策指向上遮遮掩掩,总让人“雾里看花”摸不着头脑。时下舆论的忽冷忽热,不少层面改革的举步维艰,从根本上讲还在于改革的诚意不够,意图不明朗,不能争取外界的基本信任,从而影响了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改革涉及全局,必然会让部分既得利益者受损,但无论怎么改,都必须给一个明确的交待,以坦诚和开放的姿态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如此总是“逗你玩没商量”,不但耗损了公众的耐心,也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堂吉伟德

■ 街谈

“房子闲置7年归政府”雷语何以有市场

在近日举行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陈全生称,可以向德国学习经验,房子闲置3年,房产税翻番;闲置5年政府组织流浪汉入住;闲置7年,收归地方政府所有。“这样的方式中国也可以适用。”(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尽管比照他国经验,“房子闲置7年收归政府”确是一道良策,它掐断了投机者的获利渠道,把房源真正留给了那些需要住房的人。但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具体的社会环境。闲置7年的房子收归政府,这其中如何统计、如何划分、如何分配,凡此种种,皆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程序。不顾现实强行推行这种公共政策,其实际效果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可能滋生新的利益寻租空间。

以目前的情况而论,房价过高、闲置严重、投机者无所不在,是房地产市场整体调控未达预期所致。反观德国,来自10月22日腾讯财经的消息称,在周一发布的月度报告中,德国央行发出警告称,德国某些城市的房价或被高估了20%。但与此同时德国央行称,该国目前的房价不太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宏观层面上的风险,原因是,该国对抵押贷款的要求大大高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德国的银行可能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而具体到国内,一方面,在大而言之房地产市场调控成熟程度上,较大的差异还是有目共睹的存在。另一方面,国内投资房产热情高涨,皆因在资本投资领域国内的开放远不及德国,弹

门、玻璃门等针对民资的投资门槛,短期内仍影响着投资市场的规则。

与此同时,若实行闲置房屋7年收归政府的政策,就必然要考虑住房空置率的问题。但长期以来,调查住房“空置率”是个颇具挑战的统计难题。虽然从技术层面而言,调查住房“空置率”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查水表、查电表等方法,都可以得出详细的住房空置情况。但实际执行而言,有两重阻力不可忽视:一方面,开发商们受经济利益驱使,会想方设法地隐瞒住房空置的情况;另一方面,房地产经济已经捆绑在不少地方经济的战车上,在大的经济机制没有调整以前,又有多少地方会轻易给房地产经济松绑,去调查真实的住房“空置率”?

房价虚高的年代,每一次事关抑制房价的建议,总能引起公众阵阵躁动。事实上,专家们类似的“雷语”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常识而论,专家们不可能看不出自身雷语的空洞性。究其根由,皆因这样的言论有广泛的心理需求市场:房价年年喊跌,却年年看涨,一些公众太需要这样的雷语刺激,太需要这样的心理按摩来排解压力。而对专家而言,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亦将惠及自身。于是乎,在这种“说者有意、听者受用”的现实土壤下,如“房子闲置7年收归政府”般的言论,便总能粉墨登场。但具体而言,不能轻易把这样的雷语当真,毕竟房产调控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相关方面以审慎的态度进行科学考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 专栏

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民间智库跨越式发展

近期舆论再次关注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关于全球智库的分析报告,麦甘发布这样的年度报告已近十年,这几年的报告中,被罗列于麦甘研究视野的中国智库越来越多,从2009年的74个上升到目前的429个,然而最后各项研究领域中上榜的中国智库仅有20个,“上榜率”仅为0.47%,这一指标之低令人汗颜。

低“上榜率”直接含意就是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低微。追踪研究麦甘年度报告,从2009年首次扩大所考察的中国智库数量之时,并没有带来上榜率的明显改善。可以直接这么说,貌似突飞猛进的中国智库,事实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而显然这一状况是由官方智库的绝对垄断格局造成的。

中国智库要大发展,并不辜负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语自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必然要寄望于有相当独立性但又与官方有充分联系的民间智库,而这发展的动力源应非政策性的利好而是市场性的刚性需求。

现代企业及政府的决策者,都不应推定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无需“外脑”支撑,也不应软弱到对身边的谋士言听计从,思想产品的供给再多,也并不改

变决策者的决策责任,更不能改变决策程序,只是影响了决策方向。当一个决策者被推定为最聪明,智库的思想产品就会变得无关紧要,智库要么迎合和美化这一源于决策者的思想产品,要么因无需求而庸俗化。

也就是说,需求是刺激应于市场性生存的民间智库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需求的来源越是多元,智库的产品越有市场前景。最大的需求应来自政府。智库需求包括创新型企业和政府决策性或咨询性需求。在美国,智库身影无处不在。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据称在1955年预测过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20世纪60年代初已建议美国政府加快中子弹的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而终于获得成功,使美国在核战略武器竞赛中增加了一份优势。没有政府需求的民间智库,其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有需求就必有供给,但供给质量不高,就会影响“有效需求”。唯有真正影响或进入决策性意见的智库产品,才能称为“有效需求”。中国目前有很多政府规划课题,但有多少比例的课题研究最后转化为决策性意见而进入决策程序,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一般而言,智库之所以形成思想产品,有市场适应性,在于其产品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这才具备了市场效用,真正解决问题。要达到独立性,智库须中立于企业或政府,使其减少政策背书的美化者的嫌疑,而能独立进行新产品的再创造。官方智库或能形成规模效应,但因其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能提前猜测决策者意图,并有可能最终制造出迎合决策者偏好的思想产品,偏离真正的市场需求,因而失去决策参考价值。非官方智库虽在贴近政府现行政策方面有缺陷,但产品独立性高,前瞻性,决策参考价值大。

近年来,中国非官方智库中除了多年前就创建的天则、九鼎继续保持影响力之外,公共外交专业领域的察哈尔学会也崭露头角,并把视野向更多领域拓展。然而,与美国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相比,中国非官方智库还相当落后。应鼓励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战略型企业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向民间智库采购思想产品,或给民间智库在竞标上的平等地位和公平机会,这样以需求为内驱动力的非官方智库大发展的前景就会跃然于眼前。

□和静钧(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 街谈

查开房网“复活”,调查不能“装睡”

近日,有不少媒体报道了网络出现“查开房”网站,可查询到包括身份证号、生日、地址、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该网站一度无法访问。21日,记者发现该网站又能使用,同时网络又出现一个名为“开房”的网站,可查到公民具体信息。软件工程师小马表示,如果警方屏蔽了,不大可能又出现,唯一的解释是网站访问量太大,导致当时崩溃。(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6版)

查开房网不仅“复活”,“开房网”也跟风而至,甚至于还有附赠品——网络上一个名为“2000万开房信息”的文件被疯狂下载,截至10月21日晚间,已被下载190003次。而据记者调查得知,信息基本属实。如此尴尬现实,无疑在诉说着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也在控诉着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就当前的社会舆论而言,几乎还停留在道德谴责与娱乐解读的状态上。所谓娱乐解读,便是与腐败官员的桃色新闻一同阐释,并进行了一番情色反腐的浪漫想象;所谓道德谴责,则主要是谴责酒店,因为这些被曝光的信息,都是一些酒店的开房信息,那酒店的酒店自然陷入了舆论的攻击,不少酒店也开始启动应急预案。不过据传已经介入调查的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表态与说法。

个人信息“裸奔”的风险,自美国“棱镜门”后便引起了关注与重视。面对信息安全风险,每个人也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而不少网友也表达出了担忧:“人际关系在QQ、购物习惯在淘宝,安全数据在360,内心世界在微博!干点什么都都能找到你!”虽只是调侃之词,但也可见个

人信息安全的风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政府与企业,没有充分的道德自觉与法律保护意识,那我们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各种安全威胁与风险无处不在,轻则是垃圾短信困扰、各种信息欺诈,重则是个人信用被滥用,甚至“被违法犯罪”。

对于这么“严重”的事情,警方既然已经介入调查了,那么好歹也应该“吱一声”。因为这已经不存在什么打草惊蛇之说了,毕竟,“草”已经被舆论之风吹起来了。诸如警方的进度如何、有没有什么新线索、有没有初步的调查结果、到底是酒店贩卖了个人信息还是黑客侵入酒店电脑获得等这一系列的疑问,都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警方在短期内无法回答全部,但能回答的应尽量先回答了,好歹让公众感觉到警方的存在感,让公众知道警方已经在调查,而不是敷衍舆论之后继续“装睡”。

《刑法》第253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客户的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显然,泄露个人信息是“犯罪”属实。眼下,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也已经介入调查,我们希望真早日浮出水面,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严惩。除此之外,查开房网事件也启示我们,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我们的监管触角还应继续“前移”,要将对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扼杀于萌芽,而不能总是等到事后再做姗姗来迟处理,那时候,虽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已对公众造成一定的伤害了。 □龙敬飞